

路遥那
我的同志相公

员

阿桑

时序虽已入冬，但身为现代人的好处就是拥有科技，温水游泳池四处林立，想看泳装美女真的太容易了，斯文俊秀的费诺文躺在池畔，眸子热切地盯着各色美女，还不时发出赞叹声。

唔……这个好……赞！他的眼睛当场亮了两倍，嗯……要是腰再细个一寸就更好了，刚好配她修长的腿。

唉？这个好！这个腰是他今天最满意的，他垂涎的目光往上调，啊？好可惜，胸平了点，这样的飞机场用他自己的就好了，何必羡慕她呢？而且她的腿好粗，算了，再看别的！

他忙碌的目光不停地回来穿梭，时而羡慕时而赞叹，时而垂涎，活像个色老头。

“妹妹别走那边，那边有个怪叔叔。”一位阿桑将孙女拉着走另一边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“真是的，明明人模人

样的 ,却又摆出一张猪哥脸 ,整个下午都盯着女人流口水 ,好恶心 !”

趴在他身旁不远处的远房表妹柯子美“嗤”一声笑出来 ,她抬头瞧了那位痴肥阿桑一眼 ,她也没好到哪里去吧 ? 她的话泄露了她自己的不良偷窥 ,不然她怎么会知道表哥一直看女人呢 ?

她将目光调回表哥身上 ,啐 ! 就是这表情 ,害他每回都被当成色狼 ,那些人要是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,肯定被吓得全跌进水池里了。

“别做白日梦了 ,你这辈子是没指望了啦 !”柯子美翻个身直接泼他冷水。

费诺文怨怼地瞪了她一眼 ,这没良心的女人干吗破坏他的遐想呀 ?

“做人要实在点 ,伯父伯母个性保守又身强体壮 ,再过半个世纪都不可能蒙主宠召 ,你想变性整容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,趁早死心吧 !”柯子美坐起来伸个懒腰 ,无限同情地拍拍他的肩 ,拿着零钱包去买饮料。

她这远房表哥实在太浪费了 ,全身上下不仅细皮嫩肉 ,又不显苍白 ,就是那种很干净看起来很舒服的大男生 ,而且浓眉大眼 ,鼻子直挺 ,嘴型优美 ,组合起来活像日本杰尼斯系艺人的完美脸蛋 ,再配上他那副削瘦高挑的身材 ,高手整理的有型短发 ,真的 ! 只要站出来目光横扫而过 ,绝对电昏一群小女生。

可惜的是 ,他生平无大志 ,只想电到一个有胸膛有担

当的大男人 ,陪他恩爱过一生 ,真是太对不起所有女性同胞了 ,不仅没贡献强有力的胸膛 ,还跟女人们抢 ,害她都没脸承认两人的关系了。

费诺文盯着她曼妙的身材一路走远 ,发现有许多男人和他一样口水流满地 ,害他又羡慕又妒的 ,这女人幸运地一出生就圆了他永远达不到的梦想 ,哪会明白他心中的苦呢 ?

他真的没办法说服老爸他们 ,让他去做变性手术吗 ? 凭他的容貌 ,真的随便整一整都会变成大美人 ,至少比池畔这些真女人要美多了 ,唉 !

费诺文的女性认同虽然强烈 ,但他出色的容貌 ,依然是众女子的焦点 ,再加上他不时锁定辣妹流口水 ,那些女生全都被看得很兴奋 ,以为遇到出色的爱慕者 ,迫不及待等他上前搭讪。

那些女生要是知道他看她们的目的为何 ,肯定会拿刀子砍他 ,不过对无知的她们来说 ,化被动为主动似乎是能进一步了解他的最佳方法。

“嘿 !我可以坐下来吗 ?”一个穿着两截式泳装 ,刚刚被他评为腿太粗的美女走过来搭讪。

可惜心思沉浸在不可能冀望里的费诺文根本没听见 ,那美女问了两次都得不到回应 ,不禁恼羞成怒 ,用力推了他一把后转身就走 ,正想起身的他被这么一推 ,重心严重偏离 ,直接跌落池中。

“啊 ?”不谙水性的费诺文在水中挣扎 ,“救……救

……我不会……游泳……救……”

另一头有人表演跳水，吸引了众人的目光，而那女人推完就跑，没人察觉这角落的异样，又惊又慌的费诺文喝了好几口水，渐渐失去意识，他抽动嘴角，盯着池面反射出的光芒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老天爷在惩罚他？

惩罚他一心想违背天地正道？可他真的找不到让他坚持身为男人的理由呀？真要惩罚他，至少该给他个绝对不舍弃的强力目标吧！谁呢？谁能让他坚持当个男人呢？

盯着逐渐趋向浑暗的池面，他不断地下沉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傻，都要死了，还在求些什么？也许来生吧？让他遇到一个可以为她义无反顾挺起胸膛的女人，那时，他会当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……

※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※

光……他怎么了？眯着眼想了许久，他才忆起先前落水的事，难道他没死？他慢慢地举起手，神情迷茫地瞧着这五只不太像他的手指头。

“唉呀？快来人呀！醒了醒了！王爷醒了呀！”一阵女人的惊叫声吓了他一跳，偏头才瞧见一群人慌张地跑进跑出，他不禁蹙起眉头。

好吵……女人的缺点就是嘴巴太聒噪，拜这些嘈杂声之赐，他是真的清醒了，原来他真的没死，难道老天爷

终于听见他的呐喊伸冤了？他撇撇嘴角露出一丝苦笑。

“王爷！你可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了。”一道令人眼花缭乱的影子扑了过来直接趴上他的胸，哭得稀里哗啦。

“唔……痛……”这女人是嫌他没死太碍眼吗？他伸手抚上胸口，才发现不是他眼花而是她穿得好花。

“三夫人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王爷昏迷了七天身子正虚弱，你这样乱压是何居心？快把她拉开。”另一道尖叫声又把他吓个半死。

“喳！二夫人！”立刻有人上前来将压在他身上的人拉开，而那个三夫人却仍哭得惨兮兮。

什么二夫人三夫人？他们在说什么暗号吗？好奇怪……

他偏头看向周围的人们，不禁张大了眼，他们穿的那是什么衣服？怪了？他是醒了也有痛觉，可这些人却让他有种好怪异的不真实感。

也许他是没死却也还没清醒吧？

“王爷，容老夫先为您把把脉。”一个老先生挤过来，先行大礼才按上他的手腕。

怎么子美将他送到中医院了吗？看着老先生替他把脉，却仍搞不懂为何连医生都要穿清朝的衣服，是什么促销活动吗？

“恭喜王爷，所幸王爷内力深厚，如今已无大碍，只要多加休养服完这三帖药，半个月后身体便可痊愈，老夫告退。”老先生又颤巍巍地行个礼就退了出去。

“王爷？”他惊讶地开口，听了半天终于听出来他们叫他什么了，王爷？哪来的？

“王爷想见哪位王爷？最好还是等身体调养好再说吧！”留着两道白胡子的柯总管恭身答道。

“我……”他一只手指着自己却诧异得说不出话来。

不对劲，愈来愈不对劲了！

“王爷想坐起来？”柯总管见他的动作以为他想起身，没想到他才问完，候在一旁的一群女子全冲了过来。

“王爷我扶你。”

“我来！我来！”

“别挤了，你粗手粗脚万一弄伤了王爷可怎么办？”

费诺文惊异地看着眼前这群燕瘦环肥的清装美女，说真的，若不是她们推来挤去弄得气质全无，这些女人的长相倒还过得去，可她们叽哩呱啦的吵闹声，弄得他烦死了。

“别吵了。”他生气地吼了一声，然后愣住了，这是谁的声音？浑厚低沉不像他原先好听的男中音，却又有另一种迷人的性感。

柯总管见她们推来推去弄成麻花辫，没人有手可以去帮他，只好自己将他扶起让他倚在床头。

“王爷，你都不知道人家这几天有多担心。”五夫人娇媚无限地倚过去，小手在他胸口摸啊摸的。

“人家才是，人家天天替你求神拜佛，祈求您早日康复呢！”六夫人连忙坐上床沿也摸上他的手。

“呜……人家天天以泪洗面，哭得眼睛都肿了，幸好王爷您平安无事，害人家心疼死了。”四夫人也挤上床，握住他的另一只手。

“全都是彩云那贱蹄，居然敢推王爷下水，若不是王爷福寿绵延，她有几条命都不够赔。”三夫人输人不输阵，一把拉开五夫人，自己靠上去搂着他数落罪魁祸首。

“就是呀！她闯了祸连同八夫人一起逃之夭夭，连家人都搬光了，分明是畏罪潜逃，我已经叫总管要全力缉捕，非得砍她全家的头不可。”二夫人踹开四夫人，一屁股将六夫人挤到床尾去，抱着他声明自己做了比较多的事。

费诺文僵在床上瞪着这些女人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群陌生女人说话就说话，干吗抱着他猛吃豆腐？他的豆腐岂能让她们随便乱吃，一阵阵鸡皮疙瘩不断冒出来，他才不要让女人吃豆腐咧！

“你们全都出去。”他快疯了。

“王爷！”几个女子不依地撒娇。

“几位夫人还是先出去吧！王爷需要静养。”柯总管出声道。

这几位清装女子又是撇嘴又是抱怨，扭腰摆臀鱼贯走了出去，费诺文才松了口气。

“喂？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费诺文转向在场惟一的一位男性同胞寻求援助。

“几位夫人很担心王爷的病情呢！至于七夫人彩云和八夫人彩霞，属下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一定会抓她们回来

由王爷治罪。”

“什么七夫人八夫人？哪来这么多夫人？她们到底是谁？”

柯总管诧异地扬起老眉，这个他看着长大的王爷居然问这么可笑的问题？然后他想通了，王爷虽然娶了她们，可心却不在她们身上，难保他不记得她们的容貌，但身为下人，他还是恭敬地答道：“她们是王爷的妻妾。”

“妻妾？全部都是？”他倏地坐正身子，他只想当女人可从没打算娶女人，他什么时候多出一群妻妾的？

“没错，除了害您意外落水已经逃走的七夫人和她的妹子八夫人外，只有福晋没来。”

“还有呀？”他惨叫出声，天！他一定是在做梦！

“是的！目前王爷有一位福晋，三位侧福晋，四位侍妾。”

“啊！你是在告诉我，我身在清朝，是个王爷，还有八个老婆？”他的嘴张得大大的，足以塞进一个大大的鲁蛋。

“是的，王爷！”

“我的天呀！八个老婆？我不如死了算了！”他瘫在床上再也说不出半个字了。

他一定是在做梦，不然就是老天爷嫌他死仍不足以消除他的罪过，才硬塞给他八个老婆的。

柯总管认同地点点头才惊觉自己不该有这种反应的，连忙恭身退了出去，唉！王爷何时才能明白天涯何处无芳草的真理呢？再说他的身边明明已经有了一位更出

色的伴侣，他却将她视如敝屣，福晋的优点他何时才能发现呢？

呆在床上许久，他回神时才发现所有人都不见了，他小心翼翼地起身，实在不相信目前可笑的处境，哪晓得拉开被子才发现自己现在的穿着也很古怪，他四处找镜子，却只瞧见一面古装连续剧里才看得到的铜镜，他已经笑不出来了，难道他真的回到清朝了？

“别开玩笑，这种剧情只会出现在子美看的言情小说里。”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走到铜镜前瞧了一眼，他当场脚软，差点瘫坐在地，他撑在桌前瞪着镜里的身影。

天！就是他！就是这雄纠纠气昂昂的英挺美男子！他寻求了半辈子想要找的甜蜜依靠，靠！老天果然是在惩罚他。

他是找到了，可他却等于他！难道要他变成自恋狂？不要！他又贴回镜子前，天哪，这男人五官精致，组合起来却英挺神武，尤其是唇瓣看起来好性感，他若笑起来……费诺文扬起嘴角，哇，他再次被自己给电到，镜中身影性感狂野得足以令任何人拜倒他的魅力之下。

“难怪他有八个老婆……这样的男人会喜欢男人才怪……可恶！老天爷到底看我多不顺眼？居然这样整我，现在可好，我莫名其妙出现在清朝，还多了八个老婆，一副自己看了会流口水的性感外貌，接下来还有什么？不会连小孩都有了把？”

他神色恍然地坐在镜前，不自觉地摸上自己的手臂，

唉！他原来的细皮嫩肉呢？雄纠纠气昂昂摸起来像钢铁的臂膀，怎么可以出现在他的手臂上呢？看来他离成为女人的日子愈来愈遥远了。

“呀？王爷起来了呢？妾身为您更衣好吗？”四夫人探头一瞧，立刻红着脸蛋倚了过来，伸手就要替他脱衣服。

“不……必了。”他连忙站了起来，他此刻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些女人。

“唉呀！我就说你笨手笨脚，王爷，还是我来吧！”六夫人也挤了过来，手已经搭上他的胸前。

“我来我来……”只想赢得他全部青睐的女人们无视于他的慌乱，七手八脚地扯开他的长衫。

“别……别……”

那群娘子军再次聒噪压境，费诺文苍白着脸庞被无情地淹没在膏粉胭脂中，还不时被她们头上的大拉翅给戳到。

呜……好痛……古代人没事娶这么多老婆干什么？

※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※

过了三天，费诺文被缠到快发疯了，却也陆陆续续知道这副身躯原主人的一些事迹。

原来他真的是个王爷，还是乾隆皇的堂弟，啐！这种剧情子美最爱的，若是她来了肯定会很兴奋，唔……他好

想回去哦！

这个名唤瑞宁的王爷，双亲在他二十岁时就已双双病逝，于是承袭了祈王爷的封号，是个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，他威猛神武却无意仕途，虽然才二十八岁，咦？跟他一样嘛，近年来已鲜少进京走动，留在扬州谈情说爱，呃……可惜天不从人愿，听说他的最爱被好友抢走了。

所以他心存报复地娶了好友的妹妹，打定主意要让她守活寡，又娶了一群侧室侍妾，故意让那女人不好过，惟一值得庆幸的是瑞宁那浑球没留下子嗣，他可还没心理准备要当爹。

“这男人实在太小心眼了，人家不喜欢你，就祝福人家找到好归宿嘛！居然这样胡乱牵连无辜，那个妹妹也太可怜了。”未曾对女人有过刻骨铭心情感的他不解地发出感叹。

他小心翼翼地走过那人工湖，听说瑞宁就是在这里被七夫人推落水的，绕过湖畔，他喃喃自语：“是不是再掉下去一次就能回去呢？不行！那个王爷听说水性很好，连他的魂魄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，我这只旱鸭子下次水肯定蒙主宠召了。”

他停下脚步回头望了湖面一眼，心中变得很沮丧，这是不是代表他再也回不去现代了呢？

“真是的，留在这里能做什么？虽然没了老妈他们的压力，可医学又不发达，根本别想变性，而且还有八个麻烦的老婆，唉！家里不晓得怎样了？我跑到这里来，子美

找不到人一定会通知老爸他们的,然后八成当我死了吧?”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亲人,他沮丧到了极点,真想哭。

不远处传来熟悉的聒噪声:“刚刚在那边,快!我们绕过去找。”

“天哪?别又来了。”费诺文一手捂着额,再被她们缠上,他就直接跳水自尽算了。

他急得四下寻找掩蔽,咦?那里有个独立的庭院,他想都没想地就逃了进去,躲在一排矮树下,不时探头观察“敌情”。

一道娇小的身影在踏进庭院时僵住了脚步,站在原地一时竟不知该躲回屋里,还是当作没看到直接走出去,然后她发现他不时地探头探脑,模样很可笑,不禁好奇地靠过来。

“你在躲什么?”那人站在他身后和他保持一段距离问道。

“躲女人。”他直觉答道,突然觉得不妥,反手将她拉到身边两人挤在一块,“你站太高了,小心被看到。”

“你躲女人关我什么事呀?”那人好笑地问道,也和他一样由树叶间偷窥院外的动静。

“嘘!”正巧两位侍妾由院外走了过去,他吓得缩紧脖子,连忙将那人抱住,两人紧缩在一起,他真恨不得自己会隐身。

“你干吗那么怕她们?”直到外头的人走远了,那人才又问道,可声音里除了原有的好奇外还多了一丝不自

在，尴尬地想挣脱他的钳制。

“嘘！小声点，万一被听见就糟了。”他反而抱得更紧了，还伸手捂住那人的嘴，眼睛仍盯着外头，很怕那些人找到他的藏身处。

“就算被听见也无所谓呀！她们不准进来这里的。”那人的嘴被捂住，话说得不清不楚。

“真的？”费诺文惊喜地回头，手也放开了，这一看简直是惊艳了，好美的人儿……

“嗯！”那人漾开爽朗的笑容。

“等等！你是女人吧？”他突然将她拉了起来，一位俊俏书生模样的公子哥儿立在他的身前，可凭他多年观察的功力，这家伙绝对是个女人！可她扮男人的模样好……出色，活像以前斯文俊俏的他，当场起了一丝认同，这女人给他一种安心的好感，他已经将她当成来到清朝的第一个朋友了。

“唉？这么容易就被看出来了吗？奇怪？以前都没人发现呀？”她哇哇直叫，低头拉着自己的衣服一脸的不可置信。

“嗯……一般人应该看不出来吧！”他也不太确定，别人的眼光是不是跟他一样好。

“那就好！”她安心了，再次漾开纯真无邪的甜笑。

费诺文被她这一笑弄得有些不自在，心头居然冒出点点搔痒，天！她是女人耶！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像男生，唔……全乱了。

“她们走远了,你可以回去了。”她走回矮树边瞧了瞧,才回头说道。

“不要!我要躲在这里,回去又被缠住,我肯定会疯了。”他回头瞧向这院落,似乎坐落在整个王府最偏的位置,不过看来很清幽,以他室内设计的眼光看来,这里的造景算是整座王府里最优雅的。

“唉?”

“你刚刚不是说这里她们不敢进来的吗?”他开始想干脆搬过来住算了。

“是没错,可你也不会来呀!”她刚刚可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才靠过去跟他说话的。

“为什么?”这么美的地方瑞宁居然不来?他真是笨哪!

“这里是我的住处。”

“所以这里归你管对吧!那正好,我们进去吧!”他惊喜地伸手一拉就要进去。

“王爷,我是你名义上的福晋,你说过这辈子不要再见到我的。”她实在很不想亲口复述他的话,虽然她不在意,但说出来还是让人不舒服。

费诺文错愕地转头看向她,就见她一脸的尴尬,她就是那个可怜无辜的女人?啐!怎么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可怜呢?害他白白替她心疼了好久。

“王爷可以放手了吗?”头一回被男人握住小手,还是她那声明要让她守活寡的丈夫,她羞得不知所措。

“所以你也了？”他没放手。

“也是？”

“瑞宁的八个老婆！”

“名义上算是吧！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这些天他从没去记那些女人的名字，却很想知道她的。

“晋惟。”他居然连她叫什么都忘了？晋惟真是哭笑不得。

“晋惟？挺好听的。”费诺文露出一抹微笑，拉着她穿过里面的花园就往屋里闯，他胡乱绕着，一干奴婢瞧见来人全都僵在当场，浇花的水洒了一地，整理花圃的把花都剪秃了，王爷耶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而且还和福晋手牵着手？

“王爷……”他究竟在找什么？横冲直撞的？

他停在厅里，左右瞧了瞧，“你的房间在哪里？”

他的话一出，厅里的下人全像骨牌般应声而倒，王爷拉着福晋要去她的房里？这……是幻觉吧？

她呆呆地指向左前方，他又牵着她大步走了过去，“这里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两人便关进她的寝室，大眼瞪着小眼。

“来，你看着我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快点！”他将俊脸凑近她，还左右转着让她瞧个够。

“王爷器宇轩昂，容貌出色，实属人中龙凤……”她

实在搞不懂他要她看些什么？

“废话太多了，你有没有一点心动想染指的欲望？”他顶高她的下巴，露出迷人的笑容问道。

“啊？”

“看你这呆愣的表情也知道没有，对吧？”他又升起一阵心疼，难怪她无动于衷了，被牺牲当弃妇，会心动才怪呢！

“呃……”她还是不懂呀！这样又怎样呢？

“所以我决定暂时到你这里避风头。”他直起身子公布答案，终于找到避风港了。

“王爷，整座祈王府就您最大，您不需要躲的。”她好笑地摇摇头。

“谁说不必？有那群娘子军在，我没一刻可以安心。”

她“嗤”一声又笑了出来，见他一脸的恼怒，她才连忙接口道：“王爷，这太奇怪了，你以前最喜欢和她们厮混了，如今为何这么怕她们呢？若是为了七夫人推您落水的事，那也不干她们的事呀！”

“反正她们很烦，我不想看到她们就对了。”他一屁股坐上她的床，啊！好想睡，这几天被她们不时的偷袭吓得夜夜失眠，累死他了。

“王爷……你要睡，我叫下人们准备另一间房给您好吗？”见他居然连衣服也没脱就躺下去，晋心慌了。

“不要！这里就好了，有你在的地方应该是最安全

的。”他将锦被拉上身，偏头对着她咧嘴笑道。

晋惟闪了闪神，天哪？王爷怎么突然变了个样呢？活像个大男孩似的？但他这笑容真的好迷人。

和她在一起很舒服！精神紧绷了三天，此刻睡意强烈来袭，他强烈渴望找到支撑点，直觉相信她是个可以信任的人，修长的手探出锦被向她招了招。

晋惟不解又害羞却不敢不从乖乖靠了过去，他将她的小手握至胸前摆好，两手还贴在上头，才憨憨地笑道：“跟你说个小秘密，我其实不是王爷，是从未来来的，而且还是个同性恋，所以我怕死她们了。”

话才说完他就睡着了，小手被握住的晋惟却张大了嘴，王爷刚刚说了什么？

不是王爷？未来？同性恋？那是什么？他在开玩笑吧？

晋惟怕吵醒他，只好在一旁的椅子坐下，盯着他俊美的容颜发起呆来。

“怎么一场意外竟让你全变了呢？”

圆

“嗯……好舒服！”费诺文满足地在散发清馨气息的